

候鸟

余秀琦

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。
落日的余晖下，水草丰美的大片湿地像一块温润的玉，散发着温和的光芒。夕阳里，浅草青青、水鸟嬉戏、鱼翔浅底，与河堤边徘徊的男人共同组成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画面。

男人像一株乌桕树，经过岁月洗礼，整个人呈现出别样的气象。他望着蹁跹嬉戏的鸟儿，轻轻呼唤着它们的名字：黑鹳、大鸨、白鹭、野鸭……那呼唤，就像招呼自己返家的孩子一样亲切自然。远处，炊烟袅袅，山里农家已经开始做晚饭了。

暮色四合时，男人才恋恋不舍向半坡的家走去。这是一个整洁的农家小院，院子内种满了花草草，紫的白的菊花簇簇堆叠。上房廊下挂着一串串红辣椒，走廊上堆放着黄澄澄的老南瓜。

“天天去，不麻烦？”女人在灶间烧着火，一明一灭的火光让她的脸忽明忽暗。

男人咳嗽两声算是打了招呼。

“养了一辈子鸟，迷了一辈子鸟，老了还嫌不够。”女人把火钳塞到他手里，嗔怪道。

男人顺势坐到灶膛边，往灶膛添柴火。

“这些鸟都是来咱这儿过冬的。看到它们，就像看见自个的孩子。”男人望望锅上蒸腾的水汽，“蒸

红薯了吧？老远闻到红薯香了。不添柴了，让余火一会儿会更甜。”

“狗鼻子倒尖。”女人把另一口锅里的粥舀到盆里，洗净了锅，一边煎韭花鸡蛋一边唠叨，“不说孩子还好，说孩子俺一肚子气。三个儿女，大鹏、百灵、小燕，三个孩子三只鸟。这下倒好，都飞了。如今巢里只剩俺们两只老鸦雀，干瞪眼儿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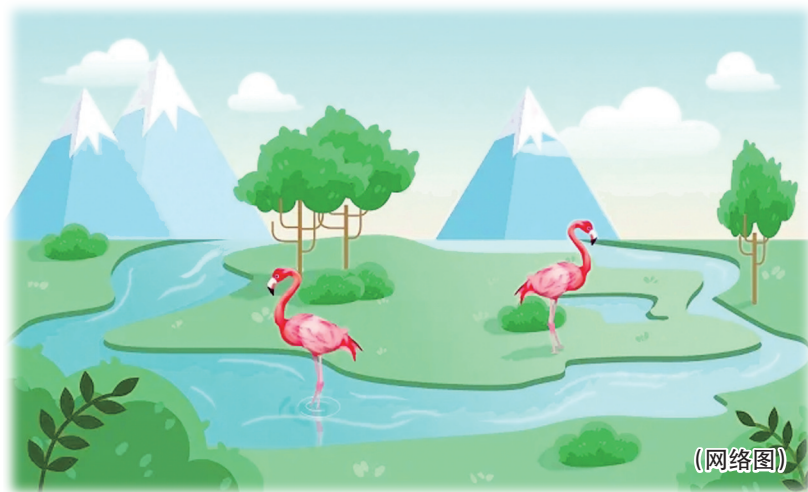
男人摸出纸烟，点上，猛抽。

“你看，外面枣树柿树，地上果子落了一地。家雀飞走了，剩下两把老骨头上不得树。落了去，烂了去，余下一些只能留给过冬的鸟儿雀儿叨啄了。”

“这说明啥？说明咱这儿环境改善了，来过冬的鸟儿一年比一年多，不愁吃。嘿嘿……”男人展出笑颜。

“说起鸟儿你精神头立马就来。年轻时嫁给你，你不务正业，养鸟。那就好好好养鸟卖鸟吧，可就因为一只黑头蜡嘴雀撞笼而死，你发了神经，一股脑儿把一屋子几百只鸟全放了。害得俺跟你怄气一个月。你铺盖儿一卷，从省城回了老家，当了护林人。气得俺呀，差点跟你离了婚。”

“最气那年村组修公路，全村就你能，愣是拿着锄头要跟支书拼命。说啥湿地是地球之肾，鸟的天堂。俺不懂什么干地湿地，只担心得罪支书给咱穿小鞋。哎，还莫说，你一闹引起县乡的关注，公路绕道，从此湿地



(网络图)

保护家家深入人心。”

“好汉不提当年勇。嘿嘿……”男人觑着脸说，“黑头蜡嘴雀，你倒记得清楚。”

“嫁个鸟人，净整些鸟事，想不记住都难。你呀，就仗着俺这辈子惯着你，胡作非为。”煎好了韭花鸡蛋，女人又拿萝卜切了丁，拿白醋、麻油、白糖拌匀装进瓷盘里。然后揭开锅盖，热气腾腾里，一股香甜的气息扑面而来。

“咱心里有数哩，为了这个家你操劳白了头。”电灯下望着女人干枯的脸，男人眼里有了水汽，“三个孩子，年年正月走腊月回，也没个准时候。”

“比上不足比下有余，三个孩子把‘兄妹仨’饭店经营得有声有色，俺也知足了。”女人把饭菜端上小方桌，一边给男人盛饭一边说，“这几年咱这儿家家盖了楼，户户买了车。要俺

呀，才不去城里呆，哪儿也没俺山青水绿的好。”

“归来吧，归来哟，浪迹天涯的游子。”男人兜里手机响起来，拿出一看，对女人说，“是大鹏。”

只听那边大鹏说：“爸，妈，看政府网咱老家要建湿地公园了，县里正在招投标哩。网上说黑鹳、大鸨等珍稀鸟类对生存环境极为挑剔，只在生态优良的地方栖息，因此被称为‘生态试纸’，而咱老家的湿地生态环境正好满足了它们的需求，这才是鸟儿越来越多的原因。湿地公园建好以后，县里会投入更大的财力人力去保护生态环境，到那时，咱老家会更美。所以咱兄妹一合计，准备回老家办个农家乐，名字都想好了，咱三只小雀，再来个‘百鸟呈祥’，如何？”

男人一边叫好，一边对女人说：“拿酒，咱今晚要喝两盅。”

胡老汉卖牛犊

虚白

胡老汉今天卖牛犊。他打算装修在县城里买的房子，为儿子结婚做准备。

鼻子被一条麻绳拴在大路旁一棵笔直的水杉树上的牛妈妈，感觉今天情况有些异样。从五菱小卡车上跳下五六个粗壮的汉子。他们看着远处，在割过水稻的田里玩耍的小牛犊，不怀好意地、阴沉沉地朝胡老汉点了点头。

胡老汉会意地指了指刚出生五个月大、像儿童在幼儿园滑梯一样欢快的小牛犊。那意思是：“你们去逮吧！”

一个首领模样的人，在向同伙们布置行动方案。

牛妈妈忽然想起大宝被卖时的情景，忙向小牛喊道：“孩子到丘陵那边玩儿去。唉……”

顽皮的金黄色的牛犊，以为这几个小商贩在和它捉迷藏呢！东藏西躲，既兴奋又紧张。

刚割罢水稻的田里，仍然残留着长长的稻茬和湿滑的地面。

胡老汉好像又改变了卖牛犊钱的用途。听柱子爷说，近两年养猪都发了大财，不如先买10头小母猪。

牛犊欢快地跑着，汉子们紧随其

后，距离越来越远。

牛妈妈大叫：“快跑孩子！快跑！唉……”

小牛犊机灵地来个猛刹车，掉头向反方向跑去。

只听“咳哟”一声，有两个商贩脚底一滑栽了个狗啃泥。

胡老汉家住光州和谐乡，是淮河平原向大别山过渡地带，原田、丘陵、和水库错落其间。

大汉们改变了战术，采取迂回包围的方法，逐步向小牛缩小包围圈。其中一个聪明的家伙将一把嫩草伸向小牛，就像人贩子拿着玩具在诱惑儿童一样。

小牛犊安静下来，慢慢地走向拿着嫩草的叔叔。

牛妈妈突然发出一声短促地惊叫：“别上当，他是骗子！唉……”

牛犊听到妈妈的警告，赶紧撒腿向丘陵跑去。

老胡开始有点儿烦躁不安，他向丘陵那边望了望，继续盘算他的心事。

他老表是卖饲料的，在大猪场当过技术员，将来养猪遇到问题还可以请他帮忙。那年老表娶儿媳，向他借钱，老胡二话没说，当即借给他2万元。

那几个气喘吁吁贪心粗野的家伙，只好调整战术，采取四人埋伏，二人驱赶的办法。

他们个个像蒙古摔跤手一样，叉开双腿，弯着腰，伸展猿臂。

牛妈妈鼻子被一条绳拴在树上，她来回不安地围绕树转圈，四蹄踩踏的尘土如愤怒的云涌向天空。

“唉……孩子快跑，这几个人是

坏蛋，唉、唉、唉……”听着牛妈妈撕心裂肺地狂叫，老胡点烟的手有些颤抖。但老胡还在想他自己的心事，怎样才能为小女儿办点像样的嫁妆。

牛妈妈不停地向儿子发出危险信号：“快跑啊！儿子！唉……”叫声夹带着担忧和焦虑。

就如几个凶恶的狮子将弱小的梅鹿捕获一样，小牛终于落入了牛贩子的陷阱中，他们开始用无情的绳子捆绑它。

小牛犊一声接一声地尖声哭喊：“妈妈，妈妈，快来救我！妈妈……”那儿童般稚嫩的哭喊声充满了惊吓和恐惧。

“唉……”牛妈妈绝望地哀号：“放开我的孩子，放开我的孩子啊。”

惨淡的叫声在空中回荡。

“唉……唉……唉……”

老胡眼前仿佛出现了儿子第一次出远门打工，在火车站分别时的情景，不觉心头一热。

老胡终于忍受不住小牛的哭喊、老牛的哀叫，他仿佛失去了理智，冲到满脸汗水、满身泥土的大汉子们面前，声音走调地嘶哑地叫道：“我不卖了，我不卖了。”

“混蛋。”牛贩子愤怒地破口大骂。

“不卖了。”老胡哭着腔。

“活二性！”领头那个人冲着老胡叫道。

老牛充满母爱慈祥地舔舐着小牛犊身上的杂草，受到惊吓的牛犊紧紧地依偎在母亲的怀抱里。

胡老汉心疼地笑了，用粗糙的手擦了擦模糊的眼睛。



(网络图)